

巴阿地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症结所在 ——一种系统效应的视角

金 新*

【内容提要】 1979年阿富汗战争的爆发改变了巴阿地区的发展轨迹。世俗政权不断式微,本区形势发展逐渐为一种伊斯兰极端主义系统主导。该系统脱胎于本区浓厚的极端主义氛围,有丰富内涵,包括极端主义思想的策源与传播、极端主义活动的策划与实施等四方面内容。作为一种客观存在,该系统有四方面性状:超脱性、抗压性、蔓延性和排异性。通过四种性状的存在和作用,系统得以自存和发挥影响。面临美国即将从阿富汗撤军的前景,该系统将进一步嬗变。届时,与国际政治力量相抗的抗压性会退居其次,针对阿富汗现政权的排异性将成为系统主要性状,本区形势将呈现新局面。该系统的持续存在有违国际社会根本利益,对其进行改造的国际治理十分必要,而大国合作是这种治理的基础。

【关键词】 伊斯兰极端主义 系统 阿富汗战争 反恐战争 社会伊斯兰化运动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至今,巴阿地区在国际政治中的权重呈上升趋势,且对国际社会造成了广泛深刻的影响。一方面,苏联对阿富汗战争(1979~1989年)结束后不久即走向解体,美苏冷战戛然而止;另一方面,“九一一事件”的猝发促成了冷战后世界大国围绕联合反恐而开展的大国合作,而美国领导之反恐战争的久拖不决拖累了美国经济,以至于世界经济近年来多有动荡。因此,巴阿地区的形势发展会辐射区外,能够影响一定阶段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

巴阿地区邻近中国,其形势发展的好坏关系到中国西部边疆的繁荣和稳

*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2014级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生

定。因此,国内关于巴阿地区的研究十分丰富,共性特点是大多直接或间接针对本区严重的伊斯兰极端主义问题设置研究议程。总体而言,国内研究多从世界大国与本区的关系、国别研究、案例研究以及专题研究等四个方面展开,并且国内关于本区的研究有较为全面的视角,实证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为国家涉及本区的决策提供了宝贵依据。实证研究越多,越接近研究对象的本原。综合本区自苏联侵阿以来的局势发展来看,为什么超级大国会相继在本区遭受重大挫折呢?为什么本区的世俗政权缺乏主导本区局势发展的能力呢?为什么大大小小的极端主义组织是在本区而非其他地区不断崛起呢?总之,本区局势发展有其内在步骤,有进行理论建构的余地。下文将提出并论证本区存在一种伊斯兰极端主义系统(以下简称“系统”)的观点,并在观点之提出和论证的基础上对上述三问做出解答。

一、横亘巴阿地区的系统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本区局势发展从此逆转,世俗政权的实力在突如其来的战争中被大大削弱了,以至于本区的局势发展逐渐脱离了世俗政权的掌控而走向失控。同时,超级大国先后以武装干涉的手段介入本区的局势发展,效果也很不理想。就本区在国际政治中的位次而言,它会往区外辐射影响力,甚至造成“九一一”事件之类的重大国际安全事件。因此,面临美军将逐步撤出本区的重大前景,本区局势如何发展就格外引人关注了。

1979年12月至今,本区局势发展的显著特点是因缺乏民族国家的有效掌控而恣意发展。同时,本区局势发展与国际安全的改良关联密切。因此,洞悉本区局势发展的本原所在是国际社会在本区有所作为的前提。大致的逻辑是只有通过我们认知本原而正确认知了本区三十多年来的形势发展,我们才能在将来推动本区形势朝着国际社会期望的方向发展。

本文的观点是自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开始,至1989年苏联撤出在阿富汗的军队为止,在阿富汗世俗政权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同时系统在本区形成了。此后,系统持续影响并塑造了本区局势的发展:系统不仅通过其发散之系统效应的力量推动了阿富汗塔利班(Afghanistan Taliban,以下简称“阿塔”)在阿富汗建立了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Islamic Emirate of Afghanistan, 1996~2001年),催生了一系列极端主义组织,而且自2001年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打响至今,在重挫美军的同时也通过以巴基斯坦塔利班(Tehrik - i -

Taliban Pakistan,以下简称“巴塔”)为代表的诸多巴基斯坦极端主义组织在巴基斯坦的活动而严重恶化了巴基斯坦的社会安全形势,这种为内忧困扰的局面极大削弱了巴基斯坦政府推动国家社会发展的努力。

可见,系统十分强大,其内涵何在?从本区三十多年的形势发展来看,这是一个集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策源与传播、极端主义组织的生成与相互间的庇护、极端主义分子的培训与招募以及极端主义活动的策划与实施于一体的系统。

(一) 极端主义思想的策源和传播

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是系统的灵魂,赋予了系统相当的意识形态功能,也是作为系统单元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之意识形态信仰。从具体形态来看,“圣战(Jihadism)思想”是系统的最高意识形态指令。伊斯兰教关于圣战的思想古已有之,名词 jihād、动词 jāhada 及其主动名词 mujāhid 在《古兰经》中共出现 35 次,分布在 30 节经文中。^①就圣战思想的当代发展来看,其在本区的落地生根和往极端化方向蔓延并非一种纯粹的历史偶然性,有着十分明确的步骤:20 世纪 70 年代末,齐亚·哈克军政权在巴基斯坦发动的社会伊斯兰化运动(Islamization)揭开了本区社会意识形态往极端化方向发展的序幕;阿富汗战争中反苏圣战因国际社会的支持而取得胜利,产生了两方面后果:一方面,伊斯兰圣战在当代由一种思想落实为一种实实在在的穆斯林反抗外来压迫的成功斗争实践;另一方面,圣战思想也因阿富汗战场的成功圣战实践而得以在穆斯林世界广泛传播,这也使得亲历阿富汗战争的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等反苏圣战士(mujahideen)为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所景仰,从而取得了空前广泛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社会伊斯兰化运动(Islamisation)。1977 年 7 月,齐亚·哈克(Zia-ul-Haq)在巴基斯坦建立了军人政权,并积极推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伊斯兰化:在政治领域,成立了伊斯兰意识形态委员会,现行法律须符合《古兰经》的教义,提名宗教人士参加国民议会;在经济领域,取消银行业务利息,按逊尼派教法制定税法;在司法领域,在最高法院和地方高等法院建立沙里亚法庭,其中联邦沙里亚法庭可以审理任何案件,某一法律的部分或全部不符合伊斯兰原则时将被废止;在军队领域,《古兰经》是参谋学院学员的必修经典,军官晋升的第一标准是宗教虔诚,职业化退居其次;在社会文化领域,政府加强对电

^① 吴冰冰:《圣战观念和当代伊斯兰恐怖主义》,《阿拉伯世界研究》,2006 年第 1 期,第 36 页。

影、电视的审查,新闻传媒的活动和内容须符合伊斯兰道德;去除全国街道和建筑物上的英文标识;斋月里所有穆斯林须封斋,礼拜时停止一切公务活动。^①

巴基斯坦国家和社会生活的伊斯兰化是本区意识形态往极端化方向发展的重要推手,这一社会改造运动的顶点是哈克军政权于1988年6月15日宣布沙利亚法为巴最高法律,^②这就为日后巴塔等巴基斯坦极端主义组织要求在部落区和全国实施沙里亚法埋下了伏笔。作为一场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运动,该社会运动驱动了本区意识形态往极端主义方向发展并使得这一运动逐步与伊斯兰圣战思想化为一体。因此,就其与圣战思想在精神气质上的契合程度而言,巴基斯坦社会伊斯兰化运动在事实上演变成为一场反苏圣战的外围社会运动;就本区社会意识形态往极端化方向演进的先后步骤而言,这场运动是这种演进的肇始性事件。

反苏圣战。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后,阿富汗战场的反苏圣战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合法性。一方面,作为邻国的巴基斯坦和以沙特为代表的中东产油国积极支持阿富汗反苏武装,而后者则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交给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管理。三军情报局一方面为阿富汗战场的反苏圣战士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以及游击战术指导,并不断将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激进分子培训后送至阿富汗战场;另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积极支持阿拉伯世界的反苏圣战,并称之为“伊斯兰教反对邪恶的战争”。^③因此,反苏圣战因国际社会的支持而在道义上具备了充分的合法性,而在实践层面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就使得圣战思想在阿拉伯世界取得了空前的感召力和影响力而变得极易传播。阿富汗战争结束后,圣战思想继续流传,而在20世纪90年代的阿富汗内战和21世纪初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中,圣战思想继续发挥了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

就“极端主义思想的策源和传播”而言,巴基斯坦的社会伊斯兰化运动和阿富汗战争中的反苏圣战分别扮演了策源和传播的角色;就系统的意识形态维度而言,阿富汗战争结束之时,系统已经具备了相当稳定的意识形态功能,能够不断在阿拉伯世界辐射其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就系统在1989年后的二十多年

^① 耶斯尔:《巴基斯坦建国后伊斯兰教的发展》,《新疆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第67~68页。

^② 同上注。

^③ 胡仕胜:《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关系轨迹》,《国际资料信息》,2002年第3期,第15页。

里历经阿富汗内战和反恐战争而继续存活的经验来看,系统以圣战思想为导向的意识形态呼吁是卓有成效的。总之,“极端主义思想的策源和传播”是系统的重要功能。无论是基地、阿塔、巴塔等组织的活动,还是阿拉伯世界的人、财、物等资源因系统的圣战呼吁而往本区汇聚,都与系统的意识形态功能息息相关。

(二) 极端主义组织的生成与相互间的庇护

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是系统的构成单元,基地、阿塔、巴塔等极端主义组织均在系统中生成。基于对圣战思想的信仰和追求,这些组织一旦生成后会彼此串联,通过相互提供庇护而长期在系统中存活,即使面对国际政治力量的联合打压也无所畏惧,如2001年“九一一事件”爆发后阿塔因拒绝交出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成员而走到了美国的对立面,^①而其在阿富汗建立的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也在此后的反恐战争中被美国推翻。

系统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有极端主义组织生成,这是系统力量在一定阶段于本区某一区域的集中爆发,如巴塔于2007年12月成立伊始即汇聚了巴基斯坦13个地区的极端主义势力。这些极端主义组织的生成往往与本区形势发展的逆转有重大关联:齐亚·哈克军政权在巴实施社会伊斯兰化运动的同时也大力支持本区的极端主义分子成立极端主义组织,如2005年以来逐步活跃的巴塔旁遮普分支(Punjabi Taliban)的重要派系羌城军(Lashkar-e-Jhangvi)和巴基斯坦先知之友(Sipah-e-Sahaba Pakistan)就是在哈克总统的支持下得到发展的;^②苏联撤军后阿富汗陷入长期内战,先后成立的纳吉布政权和拉巴尼政权孱弱无力,阿塔则在这种动荡局势中乘势而起并于1996年建国阿富汗;“九一一事件”爆发后巴基斯坦政府加入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打压国内极端主义势力,从而走到其对立面,巴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总之,在极端主义思潮流行的巴阿地区,地区形势发展在不同时期的动荡催生了众多的极端主义组织,即组织的生成是系统对于地区形势发展的回应。

出于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共同信仰,本区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有

^① George W. Bush, “Transcript of President Bush’s Address,” July 2, 2014. <http://edition.cnn.com/2001/US/09/20/gen.bush.transcript>; N. Robertson and K. Wallace, “U. S. Rejects Taliban Offer to Try Bin Laden,” July 2, 2014. http://edition.cnn.com/2001/US/10/07/ret.us.taliban/index.html?_s=PM:US

^② B. Raman, “The Punjabi Taliban,” October 12, 2009. <http://www.outlookindia.com/article/The-Punjabi-Taliban/262302>

着浓厚的庇护情节,热衷于相互间的串联和支持。除了阿塔和基地在20世纪90年代结成的战略联盟,本区的极端主义组织发展并维系了一种庇护网络。在这种网络关系中,大小极端主义组织通过庇护关系相互支持,这就提高了它们在系统中的存活力。在彼此庇护的前提下,大小组织在资金、人员和后勤保障等方面建立和发展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如巴塔与基地组织的联系极为密切,系“基地组织的延伸”。^①一方面,巴塔对于基地的意识形态深信不疑,拥护基地关于全球圣战(global jihad)的思想,以至于扬言要袭击美国白宫、纽约以及伦敦,^②并为基地成员提供庇护。^③另一方面,基地组织大力支持巴塔,为巴塔提供人员和资金支持,如2009年9月,巴基斯坦犯罪调查局(Criminal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发现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沙特奥哈拉曼基金会1500万美元的资金转入了巴塔账户。^④此外,穆斯林世界的很多极端主义势力在反对美国和西方势力的立场上与本区的极端主义组织并无二致,在不断走向本地化的同时与本区的极端主义组织密切勾连,如巴塔与如下国际极端势力有着密切关联:乌伊运(Islamic Movement of Uzbekistan)、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Libyan Islamic Fighting Group)、(中国)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ast Turkistan Islamic Movement)、(德国)伊斯兰圣战联盟(Islamic Jihad Union)、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Egyptian Islamic Jihad),而乌伊运的前领导人塔希尔·尤尔达舍夫(Tohir Yo'ldosh)与巴塔领导人贝图拉·马苏德关系极为密切,不仅曾与贝图拉同吃住、向他灌输极端主义思想,而且为贝图拉输送了2500名武装分子。^⑤

从本区多年来的形势发展来看,不断有新的极端主义组织在系统中生成。一旦生成后,这些组织往往忠诚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大义”而彼此支持和庇护,从而形成了一种紧密的网络关系。系统因此得以有血有肉,不仅有着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而且可以依赖其大小单元所建立的联系网络。这种形神兼备的系统性格局使得本区逐渐具备了一种与超级大国和国际政治力

① Rehman, “TTP is an Extension of Al - Qaeda,” September 2, 2008. http://www.dailytimes.com.pk/default.asp?page=2008%5C09%5C02%5Cstory_2-9-2008_pg1_10

② “Rising Terror Chief Worries US Officials”. <http://www.cbsnews.com/stories/2008/03/17/eveningnews/main3946322.shtml>

③ “Translation of Hakimullah Mehsud’s Autobiographical Handwritten Notes”. <http://www.nefafoundation.org/miscellaneous/Hakimullahnotetranslation.pdf>

④ “Saudi Charity Funds al - Qaeda Linked Pak Terror Groups,” *The News*, September 14, 2009.

⑤ “Baitullah: Dead or Alive, His Battle Rages,” *Asia Times*, August 7, 2009.

量博弈的潜力,这在阿富汗战争、阿富汗内战和反恐战争中都有充分表现。

(三) 极端主义分子的招募与培训

能否招募到一定数量的组织成员关系到极端主义组织的存亡。从本区极端主义组织的发展经验来看,大小极端主义组织能够依托系统力量完成其组织成员的招募与培训,即本区浓厚的极端主义氛围为大小组织的扩员提供了天然合法性。

本区的阿富汗和与之近邻的巴联邦直辖部落区、开伯尔—普什图省^①,社会经济凋敝,民生维艰,失业人群庞大,且多项社会发展指标落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据统计,联邦直辖部落区的人口中有 15% 是没有工作的青年人;平均识字率只有 17%,其中女性识字率只有 3%;每 7670 人才能有一名医生,每 2179 人才能有一个床位。因此,这种经济欠发展所导致的严重民生问题和高失业率下青年人的无所事事就为极端主义组织的成员招募提供了社会经济便利,如资金来源充足的巴塔能以 15000 卢比的月薪招募年轻人入伙。^②同时,无论是阿富汗的长期战争状态,还是 21 世纪以来加入反恐战争的巴基斯坦,频繁的武装冲突导致了大量的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并造成了日益严重的难民问题,^③这些无家可归的难民是极端组织猎取成员的重要目标,如加入反恐战争后巴基斯坦政府军在部落区展开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造成了一定的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导致了部分民众流离失所,特别是失去亲人的儿童占国内难民(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总数的 60%。据一位接受采访的男孩所称,他亲眼目睹了兄妹死于导弹袭击后被野狗抢食的悲惨场景,声称要加入巴塔。^④

宗教学校在本区十分流行,特别是在巴基斯坦。巴国的社会伊斯兰运动酝酿了本区日益浓厚的极端主义思潮,一大批研习《古兰经》的伊斯兰学院(madrassas)在沙特资助下和巴基斯坦政府的鼓励下相继诞生,进而演变成为

^① 2010 年 3 月,巴基斯坦将原来的“西北边境省”改为“开伯尔—普什图省”。

^② Qandeel Siddique, “Tehrik - e - Taliban Pakistan: An Attempt to Deconstruct the Umbrella Organization and the Reasons for Its Growth in Pakistan's North - West,” DIIS Report, December 2010, p. 59. http://subweb.diiis.dk/graphics/Publications/Reports2010/RP2010-12-Tehrik-e-Taliban_web.pdf

^③ 参见朱永彪、闫培记:《阿富汗难民:历史、现状及影响》,《世界历史》,2009 年第 4 期,第 86~95 页。

^④ “Will They Grow up to be Militants?” <http://www.airra.org/analysis/Willtheygrowuptobemilitants.html>; “Pakistan: Children of the Taliban”. http://www.pbs.org/frontlineworld/stories/pakistan802/video/video_index.html

反苏圣战士的培训中心。据相关统计,仅巴基斯坦一国就有大约 100 万的青年学生在超过 1 万所宗教学校里学习过。^① 这些伊斯兰学院的重要功能即是向巴基斯坦青年宣扬和传播极端主义思想。在巴基斯坦的四五万所宗教学校中,只有 4350 所是政府可以控制的。^② 从 21 世纪以来巴基斯坦国内安全形势的恶化来看,社会伊斯兰化运动的发展显然超脱了政府的控制而走向极端化。阿富汗战争期间,这些接受了极端主义思想的青年纷纷奔赴阿富汗从事反苏斗争,阿富汗战争结束后这些反苏圣战士纷纷加入以基地为代表的各种极端主义组织,这就使得本区的大小极端主义组织可以攫取充足的人力来源。除了宗教学校在事实上承担了极端主义分子的培训功能之外,很多清真寺等宗教机构也是培训极端主义分子的基地,甚至部分清真寺还设立了专门培训极端主义分子的宗教学校,如伊斯兰堡的红色清真寺(Lal Masjid)于 1992 年创立的加米亚·哈夫萨(Jamia Hafsa)伊斯兰女子学校(madrassa)是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女子宗教机构,常年在校的女生在 6000 人以上,^③而轰动一时的红色清真寺事件即是由该寺女生引爆的。

极端主义组织的成员培训和招募是系统的重要维度。无论阿富汗战争,阿富汗内战,还是反恐战争,尽管有大量的极端主义分子死于各种冲突之中,但是大小组织的发展仍十分强健。就其根源而言,系统的这种稳态与本区的社会经济生态和地区形势的演进密切相关。总之,系统之成员培训和招募功能在三十多年的地区形势发展中具备良好的稳定性,可以源源不断地为大小组织输送人力资源。

(四) 极端主义活动的策划与实施

本区极端主义活动的主要特征是无界限,军事目标、民用设施甚至柔弱女性都可以成为极端主义组织活动的目标对象,即只要极端主义组织认为某种极端主义活动的实施有益于其组织目标的实现和组织影响的扩大,他们都敢于策划并实施。因此,从伊斯兰极端主义立场出发,本区极端主义组织实施的极端主义活动极其随心所欲,无所不用其极是一系列极端主义活动的突出特点。

^① Dipankar Sengupta and Sudhir Kumar Singh eds., *Terrorism in South Asia* (Delhi: Authors Press, 2004), p. 30.

^② Jessica Stern, "Pakistan's Jihad Culture,"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Issue, 2000, p. 121.

^③ "Jamia Hafsa". <http://www.jamiahafsa.page.tl/Introduction.htm>

1998年美国驻肯尼亚大使馆遭受基地组织的汽车炸弹袭击,200多人死亡;2000年10月,基地组织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击中美国驻中东的船舰,多名美国士兵死亡;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特区西南方的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发动了针对世贸中心和国防部五角大楼的恐怖袭击,包括劫机者在内总共有2749人在袭击中死亡;2005年7月7日早上交通高峰时间,基地组织在英国伦敦制造了至少7起爆炸案,数个伦敦地铁站及数辆巴士爆炸,共造成52人死亡,伤者逾百;2009年10月,巴塔阿吉马德·法鲁奇分支(Ajmad Farooqi group)袭击了位于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的巴陆军总部(Army General Headquarters, GHQ),双方交火中有6名巴安全人员丧生。^①

2010年4月,巴基斯坦什叶派穆斯林为庆祝四十日节(Chehelom)举行游行,巴塔在拉合尔和卡拉奇两地针对什叶派穆斯林实施连环袭击,造成了16人死亡。^② 2011年4~5月,巴塔三次袭击了位于卡拉奇的迈赫兰海军航空兵基地,其中在5月的行动中,共打死5名安全人员,烧毁了2架猎户座海上巡逻机。^③ 2011年7月,忠于巴塔的一对乌兹别克夫妇伙同4名武装分子袭击了位于德拉伊斯梅尔坎的警察局,10名警察因此毙命。袭击中,6名武装人员身着穆斯林女性罩袍布卡(Burqas)迷惑警察,这也是巴塔第一次以夫妻充当人弹。^④ 2012年10月,巴塔袭击并重伤了积极争取妇女和儿童权利的14岁巴基斯坦少女马拉拉(Malala Yousafzai),^⑤暴行极大地震荡了世界舆论。2012年11月以来,巴塔伙同其极端主义伙伴LEJ和SSP不断在什叶派穆斯林举行的阿舒拉节(Ashura)游行(procession)和为穆哈兰姆月^⑥(Muharram)举行的集会期间(congregation)袭击什叶派穆斯林,即所谓的“目标清

^① “TTP Group Claims Responsibility for Rawalpindi GHQ Attack”. <http://news.oneindia.in/2009/10/10/ttpgroup-claims-responsibility-for-rawalpindi-ghq-attack.html>

^② “Twin Bombings Target Shia Mourners Again”. <http://salmansid.com/?p=385>

^③ Salman Siddiqui, “Navy Base Attack: Attack Linked with Bus Bombings, Not Osama,” December 5, 2012. <http://tribune.com.pk/story/174807/navy-base-attack-attack-linked-with-bus-bombings-not-osama>

^④ “Taliban Militant and Wife Staged Attack on DI Khan Police”. <http://tribune.com.pk/story/196584/under-siege-in-di-khan-bombers-storm-police-station/>, 2012-12-05

^⑤ “Taliban Use Islamic Shariah to Defend Malala Attack”. <http://dawn.com/2012/10/10/taliban-use-islamic-shariah-to-defend-malala-attack>, 2012-12-02

^⑥ 穆哈兰姆月(Muharram)即是伊斯兰教历中的一月,共三十天,这里是指2013年穆哈兰姆月集会。

除”(Target Killing)。阿舒拉节后这种宗派屠杀有进一步升级的趋势。^①

极端主义活动的策划和实施是系统的重要功能,系统可以藉此取得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同时造成区内安全形势的严重恶化。这也是系统存在的严重危害性。由于系统在可预见的时期内还没有消亡的迹象,其对国际社会特别是地区安全形势所造成的影响仍将继续存在。因此,与系统共存是国际社会不得不面对的严酷现实。

二、系统效应的四种性状

作为系统的性状,系统效应有着相当稳定性,且能够对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发挥持续影响力。因此,对系统效应的认知将有益于我们深刻认知系统存在的危害性。同时,系统效应根植于系统的本质层面,对于系统效应的认知也将有益于我们正确识别系统的本质和运行逻辑。

(一) 超脱性

超脱性是指系统超脱于民族国家之上而能独立存在的属性。系统有着鲜明的政治属性,有着明确的“圣战”之类的政治目标导向,且聚集了以大小极端主义组织为代表的政治力量,并且横跨和影响巴阿两个主权国家。在系统生成后的三十多年,当我们察觉到这种政治存在时,其超越主权国家的存在方式究竟体现了这一政治存在的何种属性呢?长期以来,就系统这一类政治存在而言,它不同于单一主权国家,但其构成单元(阿塔、巴塔等)可以分布在不同主权国家,以至于我们很难用审视主权国家的角度来精确衡量系统。无论我们是纯粹站在阿富汗的角度,还是纯粹以巴基斯坦的角度,都不足以察觉和审视这样一个横亘巴阿地区的极端主义系统。因此,系统生成了三十多年,但是系统的超脱性使其成为一种十分隐秘的存在,以至于长期以来我们并不能认知系统的存在,更无法认知巴阿地区形势发展的根本所在。总之,正是由于超脱性,才会出现系统这种政治存在。也只有用“系统”这种表述,才能对于巴阿地区出现的这种超脱性政治存在做出界定。因此,作为

^① “Tag Archives: Tehrik - i - Taliban Pakistan”. <http://jafrianeews.com/2012/11/30/shia-target-killing-escalates-after-ashura-4-men-and-a-women-martyred-includes-a-trustee-of-imambargah-and-a-trader/#more-21107>; “A Shia Jeweller Martyred by the Attack of TTP Terrorists”. <http://jafrianeews.com/2012/10/15/a-shia-jeweller-martyred-by-the-attack-of-ttp-terrorists-in-quetta>

系统区别于主权国家的关键性状,对超脱性的认知是认知系统的一种必需。

(二) 抗压性

抗压性是指系统对干涉性力量的抗拒。系统的抗压性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对国际政治力量的抗拒。无论是阿富汗战争期间本区掀起的反苏圣战浪潮,还是反恐战争期间本区的大小极端主义组织与美国领导的盟军之军事对抗,一旦国际政治力量以武力介入本区的局势发展,系统就会表现出相当的抗压性以削减国际政治力量介入本区局势发展的效能。另一方面,对本区世俗政权的抗拒。无论是阿富汗内战,还是新千年以来巴政府和军队因巴国加入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后所遭遇的严重国内安全问题,本区的形势发展都充斥了系统对本区世俗政治力量的抗拒。

阿富汗战争中苏联败走的重大背景是西方国家、阿拉伯世界以及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所构成的国际政治力量支持本区对苏圣战。因此,系统针对苏联的抗压有着深厚的国际政治力量基础,系统能对苏抗压成功是本区力量和国际政治力量合作的结果。美国领导之反恐战争的重大背景是国际政治力量因“九一一事件”而支持美国对本区形势发展的介入和对系统的打压。因此,系统针对美国领导之盟军的抗压是相当孤立的。就美国战略在本区的不能如愿来看,系统这种孤立且更多地只能依靠自身力量的抗压是卓有成效的。因此,系统由阿富汗战争期间主要依赖外部力量抗压一国向主要依靠自身力量抗压多国的进化表明三十年的地区形势发展之中,系统获得了急剧的成长。因此,反恐战争初始美国面临的是一个成熟且有着良好抗压记录的系统,而十多年来反恐战争中美军经历的曲折更揭示了系统的抗压性在反恐战争中有了质的提升,以至于十年反恐战争后国际政治力量均不得不考虑如何退出本区。因此,系统的抗压性是不言而喻的。

(三) 排异性

排异性是指系统依据其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异己力量的排斥和打击。排异性主要针对本区对象,特别是巴阿两国的世俗政权。同时,与伊斯兰极端主义要求不符的言行,不接受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各阶层人士,都会成为排异性的斗争对象。

系统排异性的第一次爆发始于阿富汗内战时期,排异的结果是阿塔在内战中的胜出和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的建立。反恐战争期间,系统在以抗压性对抗美国领导的盟军的武装介入的同时也不断进行着针对本区世俗力量的排异斗争:在阿富汗,系统的排异性表现为阿塔对阿富汗卡尔扎伊政权的武

装斗争;在巴基斯坦,系统的排异性表现为巴塔对巴基斯坦政府和军队的武装斗争。同时,系统也会针对不符合和违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言行和人士实施排异,如2012年10月,巴塔袭击并重伤了积极争取妇女和儿童权利的14岁巴基斯坦少女马拉拉。总之,为了按照伊斯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改造本区,系统不得不表现出强大的排异性。就系统排异的效果而言,排异性重创了本区的世俗政权,恶化了本区的的社会安全形势,从而使得本区形势处于一种持续性的动荡之中。

(四)蔓延性

系统的蔓延性是指系统在地域上的扩展和影响上的扩大。系统生成于阿富汗战争期间的阿富汗。阿富汗战争结束后,系统在嬗变中不断蔓延,大致的发展趋势是由阿富汗向巴基斯坦蔓延,最终形成了一个横亘于巴阿地区的系统。虽然系统也试图向区外蔓延,但是“九一一事件”后在国际政治力量的打压下系统大致局限于本区而停止向区外蔓延。

“九一一事件”后,反恐战争在阿富汗打响,为系统蔓延性的发挥提供了契机。一方面,巴基斯坦成为美国的反恐盟友,引发了本区特别是巴基斯坦国内极端主义势力的不满,以至于21世纪以来巴基斯坦国内成立了很多反对巴基斯坦政府的极端主义组织,如巴基斯坦13个地区的极端主义势力于2007年12月在巴联邦直辖部落区的南瓦济里斯坦部落区成立了反政府的巴塔。另一方面,反恐战争打响后美国及其盟友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重创了基地和阿塔,很多残余的极端分子随之窜入巴阿边境地区的巴基斯坦一侧之联邦直辖部落区。这些极端主义分子在部落区活动的同时不断从事各种极端主义活动,从而使巴基斯坦国内的社会安全形势走向动荡。总之,系统的蔓延性压力使得巴阿地区的形势发展逐渐一体化,从而使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成为系统的两个密切联系的地缘板块。

三、美国撤军后本区形势的可能嬗变

据统计,至2010年年底,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及相关反恐行动上花费了1.21万亿美元。^①同时,2007年8月开始肆虐美国的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经济,反恐战争的巨大消耗日益成为美国经济的巨大拖累。2009年,奥

^① 张家栋:《美国阿富汗战略的走势》,《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3期,第38页。

巴马上台后着手调整前任的战略部署,并在12月1日宣布将于2010年7月逐步撤出美国在阿富汗的军队。^①第二次阿富汗战争以来,美军在巴阿地区的军事行动重创了这一地区的极端主义势力,而美军在本区的强势存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极端主义势力的发展。因此,美军的战略撤退可能导致阿富汗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鉴于系统的成熟及其效应的强大,阿塔、巴塔等系统单元虽屡遭国际政治力量重创,但是距离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的根除仍然遥远。面对阿塔的强势复苏,美军已然停止了在阿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甚至美国与阿塔谈判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②美国对阿战略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面对强大的系统效应,超级大国意识到对本区极端主义势力的一味弹压已于事无补。

目前,离美国撤军的日子已为时不远,而阿富汗政府效率低下和腐败问题缠身之局面仍无大的改观。^③从系统在巴阿地区的演进历史来看,国际干预力量对系统强力干预行将弱化的同时将是系统效应更为强盛的时期。届时,面对美军撤退后所造成的巨大权力真空,本区的形势发展将可能进入新的阶段,而系统在这种形势发展中将可能通过自身运行对本区未来的局势发展造成重大影响。

(一) 对阿富汗局势发展的影响

反恐战争十多年来,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推翻了阿塔在阿富汗的政权,并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极端主义势力在阿富汗的发展,以致于孱弱无力的卡尔扎伊政权能在美国的庇护下得以存活。美军撤出的前景将导致阿富汗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在阿塔死灰复燃和美军大撤退的战略背景下,卡尔

^①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Address to the Nation on the Way Forward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address-nation-way-forward-afghanistan-and-pakistan>

^② “US Starts Negotiations with Taliban”. <http://rt.com/news/us-taliban-talks-qatar-985>; “It’s Time for America to Negotiate with the Taliban”. <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2/01/its-time-for-america-to-negotiate-with-the-taliban/251354>; “Exclusive: Secret U. S. Taliban Talks Reach Turning Point”.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1/12/19/us-usa-afghanistan-idUSTRE7BI03I20111219>; “US Negotiating with the Taliban: Bargaining with the Devil?” <http://justiceinconflict.org/2011/06/21/us-negotiating-with-the-taliban-bargaining-with-the-devil/>, 2012-12-23

^③ “Afghanistan’s Corruption Imperils Its Future and American Interests”. <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2/07/afghanistans-corruption-imperils-its-future-and-american-interests/260178>

扎伊政权将越来越多地依靠自己的力量与塔利班周旋,该政权的作为能力如何将在未来的局势发展中得到检验。

作为系统的异己力量,系统效应之排异性将与阿富汗现政权针锋相对,即系统与阿富汗现政权的矛盾将可能演化成为巴阿地区的主要地缘矛盾,具体表现是以阿塔为代表的本区极端主义势力与阿现政权的矛盾具有深刻的不可调和性。伴随着实力的增长和国际政治力量在本区的式微,阿塔与实力有限的阿富汗政府军战略决战的可能性很大。为了积累与阿政府军决战的实力和夺回失去的阿富汗政权,阿塔将可能在圣战的旗帜下积极寻求作为系统单元的其他极端主义组织的支持,而巴塔将会是阿塔积极争取的对象。作为系统的骨干单元和本区少有的大型极端主义组织,多年的组织发展积聚了巴塔强大的活动能力。巴塔来源于阿富汗内战,与阿塔关系密切。巴塔的多位领导人都曾表达过效忠阿塔及其领导人奥马尔的立场,而在对伊斯兰圣战的追求上,巴塔也与阿塔一脉相承。因此,基于两者的天然联系和对伊斯兰圣战的追求,在系统效应之排异性压力的作用下特别是阿塔的要求下,巴塔西进阿富汗战场为阿塔作战的可能性很大。届时,如果巴塔抵制系统效应之排异性的压力而继续执着于对抗已从反恐战争中脱身的巴基斯坦政府,其组织存在的合法性将面临挑战,日益孤立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出于组织发展的考虑,巴塔审时度势顺应排异性压力和阿塔要求重返阿富汗战场的可能性很大。

总之,从阿塔曾经在阿富汗建国的历史以及能在美军重压之下存活并复兴的经验来看,阿塔有着强烈的填补美军撤退后所造成的权力真空的组织冲动。因此,面对军事斗争经验丰富的阿塔及其遍布本区的极端主义盟友,卡尔扎伊政权的前景令人堪忧,这也寓意着阿富汗的局势发展有出现逆转的可能。

(二) 对巴基斯坦局势发展的影响

自巴基斯坦响应美国呼吁加入反恐战争以来,其政府和军队为美军在本区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广泛的便利和支持。巴基斯坦不仅为美国在本区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后勤便利,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还按照美国要求派遣军队进入其部落区和开伯尔—普什图省开展打击极端主义组织的军事行动。这种亲善和追随美国的做法激发了其国内极端主义势力的不满,以巴塔为代表的反政府的极端主义组织借势突起,而国内的社会安全形势也因此不断恶化。

从阿富汗撤军后,美国不再像往常那样需要巴基斯坦政府配合自己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巴方政府和军队将可能从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中脱身,其“美国

的傀儡,为美国打仗,为了美元可以置伊斯兰世界的根本利益于不顾”^①的形象将可能得以改观,而巴塔等其国内的大小极端主义组织也很难再利用此类议题从事反政府的极端主义活动。因此,一方面,巴基斯坦国内的极端主义活动将可能有一定程度的收敛,国内社会安全形势将得以改观。另一方面,政府面临的社会安全压力将可能得以缓和,届时政府可以将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投入社会经济发展。总之,巴基斯坦局势的这种可能的发展变化有益于国内局势的稳定和综合实力的增强。

(三) 对南亚局势发展的影响

十多年的反恐战争对南亚局势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导致巴基斯坦在印巴战略竞争中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作为美国的反恐盟友,巴基斯坦走到了本区极端主义势力的对立面。不仅不断有极端主义组织在巴基斯坦生成,而且很多原先长期活动在印度和克什米尔的反印组织也潜回巴基斯坦从事反对巴基斯坦政府的极端主义活动,如巴塔旁遮普分支的三大派系穆罕默德军(Jaish-e-Mohammed)、羌城军(Lashkar-e-Jhangvi)和巴基斯坦先知之友(Sipah-e-Sahaba Pakistan)就曾长期活动在印度和克什米尔地区。这些极端主义组织返回巴基斯坦加入巴塔后伙同巴塔其他分支在巴大都市制造了一系列恐怖事件,^②如2009年3月3日在旁遮普省的拉合尔伏击了来访的斯里兰卡板球队,造成至少8人死亡,而在3月30日又袭击了拉合尔城外的警察培训中心;^③2010年5月28日,在拉合尔制造了连环爆炸案,造成至少80人死亡;^④同年12月28日,在卡拉奇大学(Karachi University)又制造了一起爆炸案,致伤3人,一度在学生中造成严重恐慌。^⑤这些组织西进巴基斯坦对南亚地缘政治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印度得以战略舒缓的同时是巴基斯坦战略负担的日益沉重。同时,旁遮普、信德两省是巴基斯坦发展程度最高的地

^① Qandeel Siddique, “Tehrik-e-Taliban Pakistan: An Attempt to Deconstruct the Umbrella Organization and the Reasons for Its Growth in Pakistan’s North-West,” pp. 16-23.

^② Qandeel Siddique, “Tehrik-e-Taliban Pakistan: An Attempt to Deconstruct the Umbrella Organization and the Reasons for Its Growth in Pakistan’s North-West,” p. 22.

^③ “CTC Sentinel: Defining the Punjabi Taliban Network”. <http://www.cfr.org/pakistan/ctc-sentinel-defining-punjab-i-taliban-network/p20409>

^④ “Punjabi Taliban: A Growing Threat for Pakistan”.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0/05/30/us-pakistan-militants-punjab-idUSTRE64T0QT20100530>

^⑤ “Punjabi Taliban Arrested for Bombing in Karachi University”. <http://pkpolitics.com/discuss/topic/jamat-islami-militants-arrested-for-bombing-in-karachi-university>

区,这些地区社会安全形势的恶化就直接危及国家稳定和发展的根本。

美国撤军后巴基斯坦可能从反恐战争中脱身的前景,将使得南亚的地缘局势发生有益于巴基斯坦的变化。一方面,巴塔旁遮普分支的三大派系将可能不再以巴基斯坦政府和军队为斗争目标而重返印度和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国内的社会安全形势将得以改良。另一方面,这些极端主义组织重返印度和克什米尔将恶化印度的安全生态。因此,这种形势发展的可能变化将恶化印度的地缘环境,从而改善巴基斯坦对印度竞争的战略地位。因此,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前景将通过直接影响巴基斯坦的局势发展来间接影响印度。

结 语

系统的生成和运行及其影响的发挥是本区面临的严酷现实。无论是国际政治力量,还是本区的世俗政权,都无法在短期内从根本上瓦解系统。就系统生成和对本区的影响而言,系统的存在不符合本区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超级大国在本区先后遭受挫折来看,对系统的打压是低效的,往往事与愿违,无益于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应该停止以打压摧毁系统的做法,需要另辟蹊径。从“九一一事件”和伦敦地铁爆炸案等恶性国际安全事件来看,系统有往区外蔓延的趋势。因此,系统的长期存在也不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对系统的改良是必需的。既然以武力改良系统的做法行不通,要影响系统往国际社会期望的方向发展,国际社会就必须创新影响系统的战略和具体实践,而变武力摧毁为国际援助是一种可以作为的方向。

首先,国际社会的作为应立足于从根部瓦解系统及其效应。要从根部瓦解系统,就必须做战略上的规划处置。要做战略上的规划处置,就必须摒弃斤斤计较的短视而应深谋远虑。既然需要瓦解的是一个成熟强大的系统,而瓦解系统之利又将惠泽多国。因此,这是多国特别是大国的共同任务,需要大国合作。

其次,瓦解系统应从瓦解成因入手,“社会经济因素”是国际社会瓦解系统的突破口,具有唯一性,即如果国际社会在放弃打压系统的同时不愿意通过经济援助来改良系统,结果只能是系统及其效应的延续。因此,国际社会的援助是必需的,但有几点必须明确。

第一,援助比不援助好,是“一”和“零”的关系。

第二,阿拉伯国家主导对巴阿地区的援助比非阿拉伯国家好。一方面,可以发挥阿拉伯国家的地缘和亲缘优势;另一方面,可避免因西方国家主导

援助所引发的民众反感而导致援助无效。

第三,放弃立竿见影的幻想,援助取得成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需要耐心。同时,各国需要对援助事业抱持必要的信心,否则国际援助事业将可能在强大的系统效应中轻易折戟。

第四,援助的目的是通过让民众受益而逐渐驱动他们与极端主义行径划清界限,同时,可以培育、扩大进而笼络本区的社会精英和上层,造成一种明晰的社会阶层界限,这将压缩极端主义发展的空间。

第五,援助的第一步是改善本区落后的公共服务条件,特别是交通、医疗、教育等社会基础领域的建设和投入。一方面,民众将直接受惠于国际援助,从而制造一种民众对于国际援助的不断增长的需求,进而形成一种国际援助—民众受益—援助需求增长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将刺激消费和促进就业,这将瓦解极端主义组织的人力来源基础。

第六,国际社会的援助应是不断增长的,即通过不断增加对于本区的援助,满足本区民众对于国际援助日益增长的需求,进而形成人心思定的良性社会发展局面。

第七,国际社会的援助应是长期的、有序的。鉴于本区极端主义势力盘根错节、系统效应极其强大和社会经济极其落后,国际社会启动本区援助时即应作长期的规划处置。首先,应该有规划,即五年或十年规划一次国际援助,包括具体的援助国,各国的承援比例,以及具体的援助领域。其次,对于援助效果的评估应有长远打算,即不因短期的挫折和不见效而丧失对于通过援助来改良系统的信心和决心。再次,要有管控。从现有援助经验来看,援助往往因为本区世俗政权的腐败而不能收效。因此,本区政府获取国际援助的前提是接受国际社会的善意监督。所以,成立一个专门的援助机构以监督援助资金的使用是一种必需,而且这一机构必须具备广泛的成员基础,但是在地区分配上要有侧重,即适当扩大阿拉伯国家的成员比例,发挥阿拉伯世界对巴阿地区具有的天然影响力。

总之,国际社会由与系统作战向以国际援助瓦解系统的变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国际社会在做援助决策时应有信心,以援助的方式与极端主义势力争取民心,可以肯定的是“送鸡蛋”的效果比送炮弹好;在援助方式上要有创新,既往的援助方式成本高、收效低,且得不到民众的欢心;在援助的力度上,要有决心,不能怕花钱,不能做商业上的斤斤计较,而应怀有长期努力的决心,施以战略经营和规划。

(编辑 吴兆礼)